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〔明〕楊慎撰 王大厚箋證

升庵詩話新箋證

中冊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升庵詩話新箋證

中冊

〔明〕楊慎 撰
王大厚 箋證

中華書局

升庵詩話新箋證卷八

稱許有乃祖之風^(一)

老杜高自稱許，有乃祖之風。上書明皇云：「臣之述作，沈鬱頓挫，揚雄枚皋，可企及也。」^(三)《壯游》詩則自比於崔、魏、班、揚^(三)。又云：「氣劘屈賈壘，目短蕭劉牆。」^(四)《贈韋左丞》則曰：「賦料揚雄敵，詩看子建親。」^(五)甫以詩雄於世，自比諸人，誠未爲過。至「竊比稷與契」^(六)，則過矣。史稱甫「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」^(七)，豈自比稷、契而然邪？至云「上感九廟焚，下憫萬民瘡。斯時伏青蒲，廷爭守御床」^(八)，其忠藎亦可嘉矣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此條全錄自《韻語陽秋》卷八。

〔三〕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三十六載杜甫《進雕賦表》，云：「倘使執先祖之故事，拔泥塗之久辱，則臣之述作，雖不能鼓吹六經，先鳴數子，至於沉鬱頓挫，隨時敏捷，而揚雄、枚皋之徒，庶可企及也。」此節

引之。

〔三〕杜甫《壯游》詩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十二。詩中有「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揚」之句，謂時人崔尚、魏啟心贊己之才，有如班固、揚雄也。此云「自比於崔魏班揚」，誤。

〔四〕此二句亦《壯游》詩中句，「蕭劉」作「曹劉」。

〔五〕此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詩中句，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一。

〔六〕杜甫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詩首云：「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許身一何愚，竊比稷與契。居然成漫落，白首甘契闊。蓋棺事則已，此志常艱豁。」明王嗣稟云：「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，不知稷契元無他奇，只是己溺己飢之念而已。伊尹得之而念蘆納溝，孔子得之而欲立欲達，聖賢皆同此心。」（見《杜臆》卷一）此可釋升庵之疑矣。

〔七〕《新唐書》卷二百一《杜甫傳》：「甫曠放不自檢，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」

〔八〕此引亦《壯游》詩中句。

不嫁惜娉婷

杜子美詩「不嫁惜娉婷」，此句有妙理，讀者忽之耳。陳後山衍之云：「當年不嫁惜娉婷，

傅粉施朱學後生。」「不惜捲簾通一顧，怕君著眼未分明。」深得其解矣。蓋士之仕也，猶女之嫁也，士不可輕於從仕，女不可輕於許人也。「著眼未分明」，相知之不深也。古人有相知之深，審而始出，以成其功者，伊尹、孔明是也。有相知不深，確乎不出，以全其名者，嚴光、蘇雲卿是也。有相知不深，闖然以出，身名俱失者，劉歆、荀彧是也。(三)。白樂天詩：「寄言癡小人家女，慎勿將身輕許人。」(三)亦子美之意乎？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此條與本書卷二「梁武白紵辭」條內容略同，可互參。

〔二〕劉歆，字子駿，後更名秀，字穎叔，與其父劉向同領校祕書，集六藝群書爲《七略》。歆好古文，欲立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詩》、《逸禮》及《古文尚書》於學官，爲今文諸儒所訕，忤執政，出爲五原太守。王莽少時與歆俱爲黃門郎，甚重歆，表爲中壘校尉、羲和京兆尹，典儒林。及莽篡位，引歆爲國師。歆怨莽殺其三子，又以劉秀兵起南陽，懼大禍將至，乃謀誅莽，事泄自殺。事見《漢書》本傳及《王莽傳》。荀彧，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，初依袁紹，不見用，去而投曹操，操以爲「吾之子房也」，以師友待之。建安元年，勸操迎獻帝都許，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。操拜大將軍，以彧爲侍中、尚書令，與軍國重事。建安十七年，董昭勸操加九錫，進位魏王。彧以爲不可，失操意。彧託病留壽春，以憂病卒。升

庵以爲王莽、曹操、篡漢之賊也，而劉歆、荀彧二人負當世重名，而託身於漢賊，皆以凶終，是不識就，而託身非人也。

〔三〕此白居易新樂府《井底引銀瓶》「止淫奔也」詩末二句，見《白氏長慶集》卷四。

數回細寫愁仍破

杜詩：「數回細寫愁仍破。」〔一〕寫，洗野切。《禮記》：「器之溉者不寫，其餘皆寫。」注：「謂傳之器中。」〔二〕《史記》始皇二十六年：「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。」三十五年：「寫蜀荆地材，皆至關中。」〔三〕《左傳》注：「寫器令空。」〔四〕《東觀漢記》：「封車載貨，寫之權門。」〔五〕晉郗夫人語二弟云：「傾筐倒寫。」〔六〕又四夜切。《石鼓》文：「官車其寫。」〔七〕義與「卸」通。舍車解馬曰寫，舟車出載亦曰寫〔八〕。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此杜甫《野人送朱櫻》詩中句，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二十二。

〔二〕《禮記》卷二《曲禮上》：「御食於君，君賜餘。器之溉者不寫，其餘皆寫。」注：「寫者，傳已器中乃

食之也。」此引注作「傳之器中」，稍誤。

- 〔三〕此引文見《史記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紀》。然升庵實乃轉引自胡三省《通鑑釋文辨誤》卷一。胡氏引《通鑑》始皇三十五年，寫蜀荆地材，皆至關中，辨史炤《通鑑釋文》之誤云：「史炤《釋文》曰：『寫，四夜切。舍車解馬爲寫，或作卸。』余謂此非『舍車解馬』之卸，乃前『寫放官室』之寫。（胡氏原注：『《通鑑》二十六年云：『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。』）『寫』讀如字。『寫』之爲義，除也，盡也，晉時人多說寫字。杜預注《左傳》云：『寫器令空。』郝夫人語二弟云：『傾筐倒寫。』皆除盡之義。」按：升庵此引「二十六年」云云，乃胡氏所云「前寫放官室」之注文，升庵引之而列於「三十五年」云云之後。《外集》編者不曉，以爲「二十六年」反列「三十五年」之後，於理不合，遂徑改「二十六」爲「三十六」。
- 《詩話》各本皆從之而誤。今據胡氏原文改正，並依時序，移「二十六年」云云於「三十五年」之前。

- 〔四〕《左傳·昭公四年》傳：「牛弗進，則置虛命徹。」杜預注：「寫器令空，示若叔孫已食，命去之。」

- 〔五〕此文不見於《東觀漢紀》，而見於《後漢書》卷九十五《皇甫規傳》，「封車載貨」作「旋車完封」。

- 〔六〕《世說新語·賢媛第十九》：「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、中郎曰：『王家見二謝，傾筐倒庋，見汝輩來，平平爾。汝可無煩復往。』」作「傾筐倒庋」，不作「傾筐倒寫」。

- 〔七〕此見《古文苑》卷一，爲第三枚石鼓之文。

- 〔八〕明焦竑《俗書刊誤》卷十二云：「脫衣解甲、折屋下瓦、舟車出載皆曰卸。音瀉，去聲。」

杜詩奪胎之妙

陳僧慧標《詠水》詩：「舟如空裏泛，人似鏡中行。」^{〔一〕}沈佺期《釣竿篇》：「人如天上坐，魚似鏡中懸。」^{〔二〕}杜詩：「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霧中看。」^{〔三〕}雖用二子之句，而壯麗倍之。可謂得奪胎之妙矣。^{〔四〕}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僧慧標，陳宣帝時人，陳寶應反，以預謀罪被誅。引詩見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六十三。

〔二〕沈佺期此詩收入《樂府詩集》卷十八《鼓吹曲辭》「人如」作「人疑」。

〔三〕此杜甫《小寒食舟中作》詩，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三十六。

〔四〕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五引《復齋漫錄》云：「山谷言：『「船如天上坐，人似鏡中行」，又云「船如天上坐，魚似鏡中懸」，沈雲卿詩也。老杜云「春水船如天上坐」，祖述佺期之語也。繼之以「老年花似霧中看」，蓋觸類而長之。』予以雲卿之詩，原於王逸少《鏡湖》詩所謂「山陰路上行，如在鏡中游」之句。然李太白《入青溪山》亦云「人行明鏡中，鳥度屏風裏」，雖有所襲，然語益工

也。」升庵蓋本此爲說。

子美贈花卿

「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。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。」^(一)花卿名敬定，丹稜人，蜀之勇將也，恃功驕恣^(二)。杜公此詩，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。而含蓄不露，有風人「言之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」之旨^(三)。公之絕句百餘首，此爲之冠^(四)。

唐世樂府，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，而音調名題各異。杜公此詩，在樂府爲「入破第二疊」^(五)。王維「秦川一半夕陽開」，在樂府名《相府蓮》，訛爲《想夫憐》^(六)。「秋風明月獨離居」，爲《伊州歌》^(七)。岑參「西去輪臺萬里餘」，爲《簇拍六州》^(八)。盛小叢「雁門山上雁初飛」，爲《突厥三臺》^(九)。王昌齡「秦時明月漢時關」，爲《蓋羅縫》^(一〇)。張仲素「亭亭孤月照行舟」，爲《胡渭州》^(一一)。王之旻「黃河遠上白雲間」，爲《梁州歌》^(一二)。張祜「十指纖纖似筍紅」，爲《氏州第一》^(一三)。符載「月裏嫦娥不畫眉」，爲《甘州歌》^(一四)。無名氏「千年一遇聖明朝」，爲《水調歌》^(一五)。「雕弓白羽獵初回」，爲《水鼓子》，後轉爲《漁家傲》^(一六)。其餘有詩而無名氏者尚多，不盡書焉。

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，王少伯、李太白爲多。杜子美七言絕近百，錦城妓女獨唱其《贈花卿》一首。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，子美作此諷之，而意在言外，最得詩人之旨。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，亦有見哉。杜子美詩，諸體皆有絕妙者，獨絕句本無所解，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，是其真識冥契，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？^{〔七〕}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此詩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二十二。趙彥材注云：「《古歌辭》所載林鍾宮《水調·人破第二》云：『錦庭絲管曉紛紛，半入靈山半入雲。此曲多應天上去，人間那得幾回聞。』莫能考所以，當俟博聞。」則宋時已有異文矣。

〔三〕《舊唐書》卷一百十一《高適傳》：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，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旼。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，斬之。西川牙將花驚定者，恃勇，既誅子璋，大掠東蜀。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，乃罷之。」《山谷集》外集卷九《書花卿歌後》云：「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，至今有英氣，血食其鄉云。」

〔三〕《詩大序》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」

〔四〕升庵《唐絕增奇》取杜甫此詩人妙品。序云：「予嘗品唐人之詩，樂府本效古體，而意反近；絕句本

自近體，而意實遠。欲求《風》、《雅》之彷彿者，莫如絕句。唐人之所偏長獨至，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。擅場則王江寧，驂乘則李彰明，偏美則劉中山，遺響則杜樊川。少陵雖號大家，不能兼善。一則拘乎對偶，二則汨于典故。拘則未成之律詩，而非絕體；汨則儒生之書袋，而乏性情。故觀其全集，自『錦城絲管』之外，咸無譏焉。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，專取而効之，惑矣！『升庵此論，後世皆議者頗多。而胡應麟獨亟稱之，以爲『用修平生論詩，惟此精確』。又云：『『近世學杜』，謂獻吉（夢陽）也。』（見《詩藪》內編卷六。）升庵此論雖語含譏刺，而實乃有爲而發。其時王世貞亦謂杜絕爲『變體』，以爲『問爲之可耳，不必多法也』（《藝苑卮言》卷四）。足見當時持此論者，初非升庵一人。蓋絕句重情韻，貴含蓄，而杜絕過於發露；絕句近樂歌，工唱歎，而杜絕時出拗峭。故升庵此論，亦不爲無見也。

〔五〕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九《水調歌》題解云：「按唐曲凡十一疊，前五疊爲歌，後六疊爲人破。」杜甫此詩爲「人破第二疊」。

〔六〕此王維《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之作》詩中句，爲七言律，見《文苑英華》卷二百四十二。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《相府蓮》題解云：「古解題曰：《相府蓮》者，王儉爲南齊相，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，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，謂如『紅蓮映綠水』。今號蓮幕者，自儉始。其後語訛爲《想夫憐》，亦名之醜爾。」又引《樂苑》曰：「《想夫憐》，羽調曲也。白居易詩曰：『玉管朱弦莫急催，客聽歌送十分杯。長愛《夫憐》第二句，倩君重唱夕陽開。』王維右丞詞云『秦川一半夕陽開』是也。」《白氏長慶

集》卷三十五《想夫憐》詩下自注云：「王維右丞詞云『秦川一半夕陽開』，此句尤佳。」

〔七〕《唐詩紀事》卷十六「王維」下載云：「祿山之亂，李龜年奔於江潭，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此詩，並云：『此皆維所製，而梨園唱焉。』」詩失題，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九錄爲《伊州歌》第一疊。

〔八〕此岑參《赴北庭度隴思家》詩中句，見《岑嘉州集》卷七，「西去」作「西向」。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九錄爲《簇拍陸州》。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五十八錄蓋嘉運所進《樂府辭二十五首》中有此詩，題作《捉拍陸州》。

〔九〕《雲溪友議》卷上「錢歌序」條載：「李尚書訥夜登越城樓，聞歌曰『雁門山上雁初飛』，其聲激切。召至。曰：『在籍之妓盛小叢也。』」曰：「汝歌何善乎？」曰：「小叢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，所唱之音，乃不嫌之授也。」詩見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五《雜曲歌辭》，題《突厥三臺》。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五十八錄蓋嘉運所進《樂府辭二十五首》中有此詩。明銅活字《唐五十家詩集》本《韋蘇州集》卷十載此詩，題作《突厥臺》。

〔一〇〕王昌齡此詩見《才調集》卷九，題作《塞上行》。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《近代曲辭》以爲《蓋羅縫》二首之一。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五十八錄蓋嘉運所進《樂府辭二十五首》中有此詩。《詩話》各本「蓋羅縫」均誤作「蓋羅縱」，今據《樂府詩集》改。

〔一一〕此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所載《胡渭州》二首之一，未署作者姓名。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五十八錄蓋嘉運所進《樂府辭二十五首》中有此詩，題作《渭州》。《唐詩紀事》卷四十二《三舍人集》張仲素

詩中無此首。《唐詩品彙》卷五十二以爲張枯詩，升庵《詞品》卷一「六州歌頭」條亦注云「《胡渭州》，見張枯詩」，但今傳《張承吉文集》不載。

〔三〕王之渙此詩《國秀集》卷下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二百九十九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八並題《涼州》。又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百九十七、《樂府詩集》卷二十二題作《出塞》。諸書無作《梁州》者。按，唐梁州屬山南西道，涼州屬隴右道。玉門關在肅州，出涼州而西，亦屬隴右。是升庵作「梁州」爲誤。

〔三〕《張承吉文集》卷五載此詩，題作《題宋州田大夫家樂丘家箏》，「似」作「玉」。《樂府詩集》不載此詩。按《氏州第一》，唐曲未見，今見最早者爲周邦彥《片玉詞》中「波落寒汀」一首。升庵此云「唐世樂府」，不當舉宋曲也。或別有所據。

〔四〕此詩《全唐詩》卷七百八十六收入無名氏之作，題爲《豔歌》，當出《禪宗頌古聯珠通集》卷三。又卷四百七十二收入符載詩，題作《甘州歌》，則錄自升庵《絕句衍義》卷一。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《近代曲辭》有《甘州》曲，爲五言絕句。

〔五〕此詩見《樂府詩集》卷七十九《近代曲辭》，爲《水調》十一疊之「人破第五」。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五十八錄蓋嘉運所進《樂府辭二十五首》，此爲《水調歌七首》之七。

〔六〕《樂府詩集》卷八十「近代曲辭」錄此詩，不題作者。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七言卷五十八錄蓋嘉運所進《樂府辭二十五首》中有此詩。按《水鼓子》，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十三列爲唐曲中「題義無考」者。唐崔令欽《教坊記》有《水沽子》一曲，或當即此。然本調爲平韻，而《漁家傲》爲仄韻，似難轉成。

〔二七〕此段《丹鉛總錄》卷二十、《升庵文集》卷五十七皆另作「錦城絲管」一條，丁本《升庵詩話》同。焦竑編《升庵外集》以與「子美贈花卿」條合，《函海》本從之。

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十九《藝林伐山》「錦城絲管」條云：「花卿蜀小將耳，雖恃功驕橫，然非有韋皋、嚴武之權，王建、孟昶之力，即欲僭用天子禮樂，惡得而僭之？用修以子美贈詩爲諷，真兒童之見也！凡詞人贊歎聲色，不曰傾城，則曰絕代。子美蓋贈歌者，偶姓字相合，亦云花卿，實何哉！薛濤輩。用修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，然求其說不得也，故有僭用禮樂之解。匡衡解頤，阿平絕倒，斯兼之哉。李群玉《贈歌妓》詩：『貌態只應天上有，歌聲豈合世間聞。』與杜合，豈亦有所諷耶？工部諸絕，非漫興則拗體，以入歌曲不宜，獨此首風致翩翩，音節調美，故諸妓女習之。其爲贈歌者益明。信如楊說，則一老頭巾詠史耳，風致音節何在？用修以後世真識在唐妓人之下，不惟誣後世，並誣妓人矣。」胡氏此說，清人多非之，如仇兆鰲、楊倫、王昶嗣諸家，皆贊成升庵之說。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三十七曰：「升庵此解甚得，元瑞強欲折之，然宋人已發其旨，不自升庵始也。杜有《戲作花卿歌》，《漁隱叢話》云：『花卿雖有平賊之功，驕恣不法，子美不欲顯言，但云「人道我卿絕世無，既稱絕世無，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」，語句含蓄。』《鶴林玉露》云：『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，而忠義不足。故雖可以守京都，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。語意涵蓄不迫切，

使人咀嚼而自得之。』觀此，則花卿豈何哉、薛濤輩乎？」

袁紹盃

《後漢·鄭玄傳》：「袁紹總兵冀州，遣使要玄，大會賓客。玄最後至，乃延升上坐，飲酒一斛。紹客多豪俊，並有才說，玄依方辨對，咸出問表。莫不嗟服。」^(一)杜詩：「江上徒逢袁紹盃。」公以玄自比，爲儒而逢世亂也。^(二)須溪批云：「如此引袁紹事，不曉。」噫！須溪眯目之言，「不曉」，真不曉也。王洙注引河朔飲事，尤無干涉。^(三)不讀萬卷書，不能解讀杜詩。信哉！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《後漢書》卷六十五《鄭玄傳》云：「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，遣使要玄，大會賓客。玄最後至，乃延升上坐。身長八尺，飲酒一斛。秀眉明目，容儀溫偉。紹客多豪俊，並有才說，見玄儒者，未以通人許之。競設異端，百家互起。玄依方辯對，咸出問表。皆得所未聞，莫不嗟服。」

〔二〕引杜甫《秋盡》詩，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二十六。錢謙益注此詩即用升庵說，見《錢注杜詩》卷十二。

〔三〕王洙注，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二十六。其典出《藝文類聚》卷五：「《典略》曰：『光祿劉松北鎮，而袁紹夜酣酒，以盛夏三伏之際，晝夜與松飲酒，至於無知。云』以避一時之暑」。故河朔有「避暑飲」。

西郊詩

《韻語陽秋》：「杜子美《西郊》詩云：『無人競來往』，或云『無人覺來往』。『競』『與』皆常談，『覺』字非子美不能道也。蓋煬者辟竈，有道之所驚；舍者爭席，隱居者之所貴也。」〔一〕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今本《韻語陽秋》未見此語，而見於《詩話總龜》後集卷二十四，云出《丹陽集》。升庵以爲出《韻語陽秋》，記憶偶誤也。引杜《西郊》詩句，見《九家集注杜詩》卷二十一。「煬者辟竈」、「舍者爭席」，用陽子居遇老聃事。《莊子·寓言》：「其往也，舍者迎將，其家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竈（郭象注：尊形自異，故憚而避之也）。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（郭象注：去其夸矜故也）。」

以「覺」字爲好，王安石亦有此說。《詩話總龜》卷六引王安石《金陵語錄》云：「『暝色赴春愁』，下得『赴』字好，若下『起』字，便是小兒語也。『無人覺往來，疎懶興何長』，下得『覺』字大好。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。」

劉貢父

「青袍也自公。」貢父《詩話》云：「『也』字作『夜』音，不可如字讀也。白公云『也向慈恩寺裏游』是也。」^{〔一〕}

【箋證】

〔一〕劉攽，字貢父，號公非，宋新喻人，慶曆六年，與兄敞同舉進士，預修《資治通鑑》，歷官祕書少監，出知蔡州。官終中書舍人。著有《公非先生集》、《中山詩話》。《宋史》有傳。《中山詩話》云：「詞人以『也』字作『夜』音，杜云『青袍也自公』、白公云『也向慈恩寺裏游』，不可如字讀也。」升庵即據之爲說。《詩話總龜》卷二十九引《古今詩話》引此說云：「詩家用『也』字，本皆音『夜』，杜詩云『青袍也自公』、元稹云『也向慈恩寺裏游』，今人讀爲如字，非也。」易「白公」爲「元稹」，是也。按「也向慈